万家灯火

家有能爹如珍宝

张雅乔

老爹退休后便当上了家里的修理工。修电、修水、修暖器之类的都不在话下，就连修车、补汽车轮胎这样的专业技术活儿也能处理得妥妥当当。有时也修小孩的玩具，也能修房屋漏水。

我和老爹住在一个小区，当初购房的初衷是父母年纪大了，作为子女，同在一个院居住也好让我们好好尽孝，但实际上真的受益的是我们。家中水管漏水了，电灯不亮了，还没有等人家物业的人来到，老爹便掂着工具赶来，潜心钻研一翻后，便下手了，捣鼓半天，非把它修好不可。有时候，遇见棘手的问题还虚心地向人家物业讨教。

退休前，老爹是一个机关的中层领导，工作忙得是不亦乐乎，以至于家里的大小琐事全由老妈一人代劳。早在我记事起，便听到过老妈唠叨老爹，“家里啥事都不管，害得我一个女人家天天求人修这儿补那儿的。”

现在，可大不一样了！家里的大活儿、小活儿都由老爹负责。工具柜里钳子、剪子、螺丝刀、扳手、铁丝、钉子等等是一应俱全，就连胶布都有好几种，什么黑的、白的、透明的，宽的、窄的、双面的、单面的十分齐全。听老妈说，那都是老爹散步时一样一样置办的。

一个冬日清晨，我准备驾车带孩子上学，可发动着车后，底盘上有杂音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想着，我便掏出手机给“4S”店打电话，那端尚未接通，便见老爹风风火火地跑来。

“在窗户上看到你们上了车，咋老半天也不走。再搁耽一会儿，‘蛋蛋’(儿子的乳名)上学就要迟到了！咋了，车坏了？”

“不知啥东西磕着底盘了！”我着急地说。

“这样，你先打个车送孩子上学，我给你看看咋回事儿！”老爹说。

“这修车你也会……”我有些吃惊。

“快走吧，放心！”老爹胸有成竹。

等我急匆匆地赶回来时，发现老爹躺在车旁忙活着，身下还垫了块不知从哪儿找来的废纸箱。

“这么冷的天，爸，这是干啥？我现在就给修理厂的人打电话。”说着，我掏出了手机。

“别忙，别忙，马上就好，给人家打电话来修不得花钱啊！”老爹探出头说道。

不多时，老爹还真的给我把车修好了。

“车的右前轮有些瘪，我刚才发现轮胎外侧有个挂蹭洞，我已经给你补好了，一会儿你看到有充气的赶紧充一下。”我急着上班，开上车就走，听见老爹在后面喊道。

双休日，刚回到老妈家，便听见老妈嘟囔，“这托盘松了，刷牙杯子要掉下来咋办？”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洗漱台上的托盘坏了。

我一边安慰老妈，一边准备去重新买一个，这时，只见正在书房练毛笔字的老爹踱出了屋。

看到老爹，我突然豁然开朗。

“俺老爹是个全能修理工，你就放心吧！”我笑着说道。

人生感悟

借别人的幸福

袁忠喜

婚姻的保鲜期到底多长？我和老婆结婚还不到三年，我们好像已过了保鲜期，人们不是都说婚姻七年之痒吗？我们怎么现在就“痒”了呢？过去我在老婆眼里是帅哥、酷男，老婆在我眼里是窈窕淑女；现在我在老婆眼里是邋遢男，老婆在我眼里是为了一点鸡毛蒜皮小事就喋喋不休的唠叨女。两人凑到一块就掐，我们想了很多方法想给我们的爱情加加温，却都收效甚微。

转眼到了我们结婚三周年纪念日。那天，我突然接到老婆打来的电话，电话里说让我马上到婚姻登记所门口去，她在那里等我。开始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放下电话后，我仔细一想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我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，老婆要与我办理离婚手续吗？我知道办理结婚证和离婚证在婚姻登记所只有一墙之隔。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急忙赶到婚姻登记所门口，老婆两眼正瞅着进进出出、笑逐颜开地忙着登记的一对对新人发呆，我急忙走过去怯怯地问：“你约我来这地方干吗？”老婆瞅瞅我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你不要着急，先陪我看看今天有多少对情侣走进婚姻的殿堂。”听老婆这样说，我更猜不透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“这个女人今天中了什么邪！约我跑这里来看别人登记结婚。”我在心里嘀咕。

别说，看着一对对喜气洋洋的新人，我的心里一扫过去的不愉快，心里渐渐高兴起来。老婆看到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，这才笑眯眯对我说：“老公，三年前的今天，我们也像他们这样兴高采烈，一样的幸福美满，你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？”我这才明白老婆约我来这里的目的，老婆一席话惊醒梦中人，我变得有点激动，两眼放光看着老婆，老婆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瞧你！这是在公众场所。”我慌忙收回了放电的目光，老婆接着说：“以后，每年的结婚纪念日，我们都到这个地方来看看，重温一下我们当年的幸福，给我们的爱情加加温。”我激动地上前拥着老婆说：“老婆你太有才了，这真是一个好创意，是一种给爱情加温的特殊方式。”

聪慧的老婆让我明白，当一对情侣浓情转淡时，双方都有责任为爱情加温，借别人的幸福重温自己的幸福也是一种为爱情加温的好方法，这种方法也能让你的甜蜜和温馨重新焕发出新的光彩。

花季雨季

最爱你的人

朱云

有一段日子，他对妻子说：“你做的菜，远没有餐馆里的好吃，不是油放少了，就是菜的味道不够地道。从来没有哪一回，能做到色香味俱全。”每到这个时候，她总是会说：“那我以后就不做了，你只管去外面吃。”

话虽如此，可他依旧每天回来吃饭，而她依旧每天给他做饭。他们像所有的夫妻一样，过着平淡的生活，他朝九晚五地在外工作，她安安心心地在家相夫教子，从没有想过，会有哪一天，他们的生活会发生改变。

也许改变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，当他不再喜欢吃她做的饭时，这样的改变已经发生了。他开始流连于不同的餐厅，中餐厅、西餐厅、茶餐厅，每次，他都会和另外一个女子一起去。

在他看来，那个女子远比她要好得多，不仅年轻漂亮，更重要的则是，她了解他的胃口，知道他喜欢吃哪家餐厅的饭菜。那段日子，他每天都很晚回家，看着她做的饭菜，他一点胃口都没有。

他们的婚姻，似乎也发生着微妙地变化，他开始有些嫌她，不是嫌她不会打扮自己，就是嫌她说话不够温柔。总之，在他的眼中，她全然没有优点，远不像那个陪他进餐厅的女子，温柔大方并且让人难以捉摸。

他一直在寻找机会，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对妻子摊牌。只是每次话到嘴边，他都无法说出口。是的，他说不出口，虽然妻子不漂亮，不温柔，不善解人意，但她毕竟，没有什么过错。

就这样，他很是矛盾，既不甘心就这样平淡地过下去，又不想去伤害妻子。直至有一天，当他看到妻子为了他随口说的一个菜名，而跑遍附近的菜场时，他才明白，那一桌不起眼的饭菜，妻子竟费了多少心思。

那天，他看着妻子在厨房里择菜洗菜配菜，每一个步骤都是那样用心，好不容易做了一桌子菜，可他却总是找借口不回家吃饭。那晚，他终于想明白了，婚姻实在一点好，夫妻过日子，总不能每天下餐厅吧。

他不再和那个女子联系了，虽然，她知道他喜欢吃哪家餐厅的菜，可她却从没有为他做过一次饭。而他也在那之后，爱上了妻子做的菜，他说，最爱你的人，一定是肯为你下厨的那个人，因为，那是一个女人用爱在为你付出，如果放弃，再也找不到真爱。

本版插图 涛 涛

城市表情

抠门

彭胜发

中午接到老婆的电话，说她表妹小倩要来家里吃晚饭，让我准备下。小倩是很活泼的女孩，以前经常来家里玩，只是最近工作忙很久没来了，自然要多做几道菜招待她。

在菜市场买肉时，因为差一点重量，摊主就把摊位上多余的一块骨头塞给我，说是便宜我了。我看了看，还不错，骨头上还粘不少肉呢。

晚上做菜时，才发现这一块骨头还真不好做，要是放在肉里炒吧，可能肉熟了，骨头还没熟；要是等骨头炒熟，那肉就炒得太久，不好吃了，考虑到这些因素，我就把那块骨头放到冬瓜里一起炖吧。

第一道菜“骨头炖冬瓜”很快就端上了桌，闻着香味的小倩笑呵呵地跑来欣赏，一边说道：“姐夫，你的厨艺又进步了，你做的菜越来越香了，闻着你的菜我都饿了。”

听着小倩的夸奖，我有几分得意，可不一会，小倩却有些生气地说道：“姐夫，你做的‘骨头炖冬瓜’怎么只有一块骨头？姐姐说你变抠门了我都不信，想不到你请我吃饭，就买这么小一块骨头，你真的很抠门！”

城市空间

母亲的博客

夏爱华

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心情低落，终日在家默默不语，让我很是担心。我买了台电脑，教母亲上网，希望她能充实快乐起来。

网络世界让母亲眼界大开。有一天，母亲问我，你有博客吗？我说，有啊。母亲看了我的博客，很是羡慕，让我也给她申请了个博客。

博客让母亲心有所系。每天更新日志，回复留言，更换模板，贴上靓照，母亲忙得不亦乐乎。博客充实了母亲的生活，我看在眼里，乐在心上。

母亲60岁生日那天，我发现她当天的日志是隐藏的，这让我不禁一愣。因为以往她博客上的日志全是公开的。

母亲为什么要隐藏日志呢？这是一篇什么日志？我打开主页后台，想破解密码。解密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我先后输入许多数字，都不对。最后，我输入自己的生日，密码打开了。原来，母亲是用我的生日作为她博客的密码。

这篇博客是母亲的心声。母亲在这篇日志中述说了老年丧夫的悲凉与孤独，抒发了对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，她希望能够再婚，使晚年生活快乐无忧。她说她在网上认识一个退休老教师已经两年了，彼此感情很好，可是她不敢告诉我，怕我反对他们之间的交往。所以，她很苦恼，也很犹豫。母亲在日志的最后写道，只要我的女儿幸福，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只要她快乐，我即使孤独一生也心甘情愿。

面对这篇日志，我凝视良久，沉思良久。感动的泪，缓缓地流下我的脸庞。世上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女呢？可怜天下父母心。

而身为儿女的我们，应该怎么做呢？我在母亲的博客上留了言：“亲爱的妈妈，只要你幸福，那就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。”我想，这才是我送给母亲最好的生日礼物。真没想到，母亲的博客，竟然在不经意间，成为我们母女之间沟通精神世界与彼此心灵的桥梁。我祝母亲幸福，因为，只有母亲获得幸福，我才会由衷地感到快乐。

世相百态

欠你一顿饭

吴芳芳

下班时接到好友的电话，她说约了一个男的吃饭，让我作陪。我一口回绝后，她又告诉了我原委。于是，我也只好选择赴宴。

原来，她跟那个男的是相亲时认识的。当时，人家还请她吃了一顿饭。只是，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他对好友很是殷勤，好友对他却毫不感冒。因此，好友也就选择了避而不见。这不，为了见好友，他要求好友请吃饭。这下子好友为难了，本来就欠人家一顿饭，怎能不请？可是，好友又不想他误会自己有意，想想干脆把我也带上。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去吃饭，总比一男一女好吧？虽然我十二万分的不愿意做这种事情，但是为了好友，我还是选择了舍生取义。回来的路上，好友告诉我，她一直对那男的采取冷淡态度。因为不喜欢他，所以也不想他误会自己。只是，他一直也没有很直白的表示，所以好友也没法一口回绝他。她唯一能做的就是，尽最大可能让他知道自己对他没有意思。

是的，有的时候，当你感觉得到一个男人喜欢你的时候，但是他还没有足够直白的表示，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回绝的。那么，我们能做的就是最大程度地让他感觉到自己的无意。如果，他有了直白的表示，我们就可以干干脆脆地拒绝了。曾经，也和一个男的有过一面之缘，也是一起吃了顿饭。但是，因为我无意，所以我冷淡。直到他发短信说：“如果你欠我一辈子的饭该有多好，这样就可以嫁给我了。”我才终于可以直接回句：“我只欠你一顿饭。”

爱情这种事情很难说得清楚，有时候不是别人不优秀，而是自己没感觉。既然没感觉，那就想办法早日回绝他吧。也许他爱过你，也许他仅仅喜欢过你，或者他仅仅是对你有过好感。但是，如果你的心里没有给他留有任何位置，那就早早地暗示他“我只欠你一顿饭”。如果他有明确的表示，那就直白地告诉他：“我只欠你一顿饭。”

我们都不是贪心的女人，我们只是要寻找那个唯一的可以终生相守的男人。所以，对于那些不爱或者不会爱的男人，还是早早地放他们走。这样，你不爱他，却给了别人爱他的机会。虽然回绝总是伤人的，但是我们已经选择了给他最短最轻的伤。

“我只欠你一顿饭”，这是我对所有我不爱的男人说的一句话。直到遇见那个人，那个徐志摩笔下我的“唯一灵魂之伴侣”，我会告诉他“我欠了你一生的每一顿饭”。

一家人全都起床见面后，首先便是相互感谢互相间的馈赠。程少仲送给每人的礼物都是从国内带来的。给布朗的是一棵八品老山参——七品为参，八品为宝。

布朗深知这份礼物的贵重，他在中国时，曾有段时间期望慈禧或者宣统皇帝能像赏赐程汉卿老御医那样，也赏赐他一棵八品老山参，但一直没有这个运气。现在，程少仲给他的，说不定就是中国皇宫里的赐物，所以，他捧在手里乐得闭不上嘴。程少仲给霍曼的礼物是一块完整的蛇头香，这是珍贵中药麝香的极品。

麝香是麝在夏季热天翻脐睡卧时，脐部分泌物的气味招来的各种昆虫在麝偶然吸脐被夹死后，与麝脐分泌物共同作用而渐渐形成的。蛇头香即是在麝香形成后期，偶有毒蛇为其气味吸引，将头伸进麝脐时被麝突然吸脐夹住窒息而死，后来蛇头就渐渐与肢体断裂并与麝脐融为一体，形成这种蛇头香。由于形成条件非常偶然，所以极为稀罕，当然药效也非常显著，是通窍还阳的至宝，与八品老山参同样价值昂贵。这都是程老御医收藏多年的皇帝赐物，临行前，程少伯再三让弟弟带来，用在当用时。

程少仲给索菲娅和迈克的礼物是金童和玉女。是专为义父家里的一儿一女订制的。金童当然是纯金所铸，重一两整。玉女则是用缅甸翠玉刻制。应该说，程少仲这四件礼物，不仅货真价实，也极具中华文化特色。

布朗夫妇对程少仲的圣诞礼物爱不释手之余，想到这么好的东西自己一时用不上，收藏起来又埋没了它们的药效，岂不可惜？便议论要把它们转送给急需的人，结果就想到了现任美国总统威廉·哈华德·塔夫脱的夫人海伦·赫伦·塔夫脱。

这位美国第一夫人在本年度3月27日，主持白宫栽种三千株日本樱花树的仪式时，同日本驻美大使夫人共同栽下最初的两株树苗后，当场便感身体不适，接着就卧倒在床，至今已有九个月未离病榻，许多美国医学专家未能确诊病因，不知该如何对症治疗。布朗给总统的弟弟、与他同在乔治城大学医学院工作的威廉·皮特通了电话，详细说了这两种名贵中药及其来历，不久，皮特就反馈回电话，说总统先生对这两种名贵中药很感兴趣，也想请中国来的御医为他夫人的怪病提供诊断意见。

程少仲听了总统夫人的发病经过和病情介绍后，知是经络系统的沉疴。但他听父亲生前介绍过，西医不承认中医的人体经络学。

为美国总统夫人电话诊病

现在，总统夫人的沉疴恰恰发生在他们的学说不承认的领域，可应该怎么对他们解释病因呢？最后，为了避免争论，他委婉地说，这是慢性病，也是中医药比较擅长处置的，但处置方法会被西医认为是巫医的伎俩——比如针刺、艾灸、火罐拔、麝蛋搓，再加草药末敷肚脐、脚心、掌心等等，当然也要煎服一些中药并喝一些酒，不知总统夫人能否接受这些治疗方法？

皮特就又给他的总统哥哥打了电话，说了程少仲的意见。塔夫脱总统提出了一些新的意见，皮特问程少仲，能不能在没见到患者的情况下，先大体上判断一下患者的临床症状，甚至阐述一下她的发病原因呢？

布朗一听这话，担心地问程少仲：“有这种可能吗？我的孩子？”

霍曼抢过话说：“没见过面，怎么能说出她的症状和病因呢？”

“塔夫脱的要求没道理！”索菲娅也接话说。

“不，我可以试一试。”程少仲对皮特说，“不过，得先请教一下总统夫人的年龄和体态——也就是胖瘦。”

“她五十一岁，比较瘦。”皮特说，“与塔夫脱正相反——他是个大胖子！”

“好。让我们一起来想象吧。”程少仲这样说完，稍停一下，似乎进入了一种意境。然后，慢悠悠在屋中边踱步边说下去：“总统夫人一向胃纳不佳——就是食欲不太好。她常常胃疼，而且，她一向有痛经的毛病，经期和经量都不正常，但她改变不了经期总控制不住喝很多冷饮的习惯。所以，她的面色总是缺少红润，有些浮肿。说话声音也越来越有些沙哑。她的腰膝酸软和头昏耳鸣以及四肢乏力，至少有几年以上的时间了，只是由于她的好强没太在意。在她病倒的那个三月二十七日前两三年中，她至少也有过几次因为疲劳而突然非常不舒服的经历，但都因为及时休息调养而很快就好了。

5

连 载

青雾滚滚入禅亭。在绳床旁边打坐的稠与慧光连连打着呵欠、眼泪直流，不多时也瘫软倒地。栖息在老柏树上的鹦鹉受惊飞起，急趋跋陀床头，一边扇动翅膀驱赶青雾，一边惊叫：“睡魔来了，睡魔来了！”跋陀惊起，见稠与慧光已倒在绳床两边，立即下了绳床，张开袈裟如大鹏展翼，迎风扇动不已。青雾散，睡魔去。跋陀又折了一株青草，像是一个老顽童，用青草拈稠与慧光的鼻孔，稠与慧光连连打了几个响亮的喷嚏，喷出睡魔，遂警觉醒来，却惹得小鹦鹉大笑不止，又飞回老柏树上当值。

跋陀说：“稠，你对睡魔毫无防备，应该受罚。”

稠说：“我错了，罚而无怨！”

慧光问道：“师父，怎的不说罚我！”

跋陀说：“你刚刚来到，情有可原。”又对稠说：“罚跪一炷香。”

稠即刻点燃香火，插香炉中，在香火前端直下跪。

跋陀在绳床上睡下，鼾声又起。

慧光见师父酣然入梦，便在稠身边用力挤着。

稠没好气地说：“你挤个什么？”

慧光在稠身边挤出一个空子，“哧溜”跪下，说：“我罚我陪你受罚。”

稠深受感动，却撞了他一膀子，说：“如此甚好！”

夜深了。在寺院界碑处的灌木丛中，姬玉匍匐爬行而来。他用火石打着了火媒子，吹出亮光，遂找到寺院界碑，将一根竹竿深插在界碑旁边的泥土中，忽见人影闪动，急忙熄灭了火媒子，潜入灌木丛。

小道士悄然来，拿萤光木发绿光，照亮界碑，将道士帽系在竹竿上，遂去。

姬玉正要离去，忽见瘟道人摸索来，借老柏树上灯笼的光亮，猛拉弹弓，飞弹伤鹦鹉。鹦鹉扑棱着翅膀坠落，未及地面，又挣扎飞起，绕草亭一周，惊啼：“师父醒来，小心强人！”又有飞弹擦身过，鹦鹉急飞夜幕中。

正在“跪香”的稠与慧光，忽闻鹦鹉啼叫，慧光警觉，急欲起身观察动静，却被稠一把拉住，手指香火说：“一炷香没有跪完，不能起身！”草亭外又传来树枝折断声。稠也听见了，着急地望着不曾燃尽的香火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慧光索性掐断了香火，拉稠急起，两人用褥子兜着梦中的师父，轻移到草亭后边的青石板上，恰与姬玉潜藏的地方相近。跋陀鼾声大作。姬玉急急趋避。

在草亭内，稠佯装跋陀，在绳床上盘腿打坐。慧光匿而不出。

蒙面人甲、乙摸索入草亭，扑向绳床擒稠。稠忽以坐姿跃起，越过蒙面人头顶，蒙面人扑空。绳床忽倾覆，蒙面人如坠网中。稠与慧光紧拉绳头收网，蒙面人如网中大鱼，挣扎不能出。

草亭后边，跋陀鼾声雷动。

慧光手提灯笼来，喊叫道：“师父，快醒醒！”跋跋问：“是谁扰我清梦？”稠说：“捉到两个蒙面毛贼，不知如何处置？”跋陀问道：“稠，你想开杀戒么？”稠说：“弟子不敢，未伤强人毫毛。”跋陀夸奖说：“善哉稠，你想怎样处置？”稠说：“扒了裤子，各打五十大板如何？”跋陀说：“不可！”慧光说：“揭了面罩，让他们暴露丑态，记住他们的模样，再放他们回去如何？”跋陀沉吟说：“他们戴面罩，是不愿叫人见其面目，这说明，他们还有善恶、羞耻之心，还是不要暴露其面目羞辱他们，放回去重新做人就是了。”

跋陀言毕，又起鼾声。

稠与慧光解开绳网，蒙面人自网中出，却犹豫不去。稠说：“快走吧，你们！”蒙面人甲说：“我们是谁，连问也不问了吗？”慧光说：“不问了，问了就等于揭开蒙面罩了。”蒙面人乙自动揭去蒙面罩，蒙面人甲也随着揭去，露出满脸泪水，说：“小师父，我们是太乙观主寇子虚派来绑架你们的。请两位小师父记清我们面目，如再来，罪莫赎！观主争地之心甚急，务请师父保重！”稠说：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壮士速去！”

青石板上，跋陀沉睡如初。

姬玉趴在紧挨草亭的灌木丛中，眼见一场恶斗意外地化解为一片宁静，不由得肃然合十，向睡梦中的跋陀颔首致敬。跋陀鼾声如雷，姬玉受惊急去。

鹦鹉祭

跋陀与弟子是被小喜鹊的叫声惊醒的。

昨天夜晚，小喜鹊从外婆家飞回时，不见了柏树上的鹦鹉，只望见两盏昏黄的灯笼映照着一个孤独的草亭。它不敢飞近草亭惊扰跋陀，只是在附近山林中寻找、呼叫，却始终听不到鹦鹉的回应。

天将亮时，跋陀在喜鹊焦灼的鸣叫声中醒来。他出了草亭，看到他曾多次见到的小喜鹊正在草亭上空急急盘旋，就向小喜鹊招手说：“小喜鹊，欢迎你来草亭作客，请你飞下来呀！”小喜鹊却没有勇气、也没有心情飞下来，只是在跋陀的头顶叫了几声表示谢意，又飞到另一道山梁上空，寻找、呼唤鹦鹉去了。

22